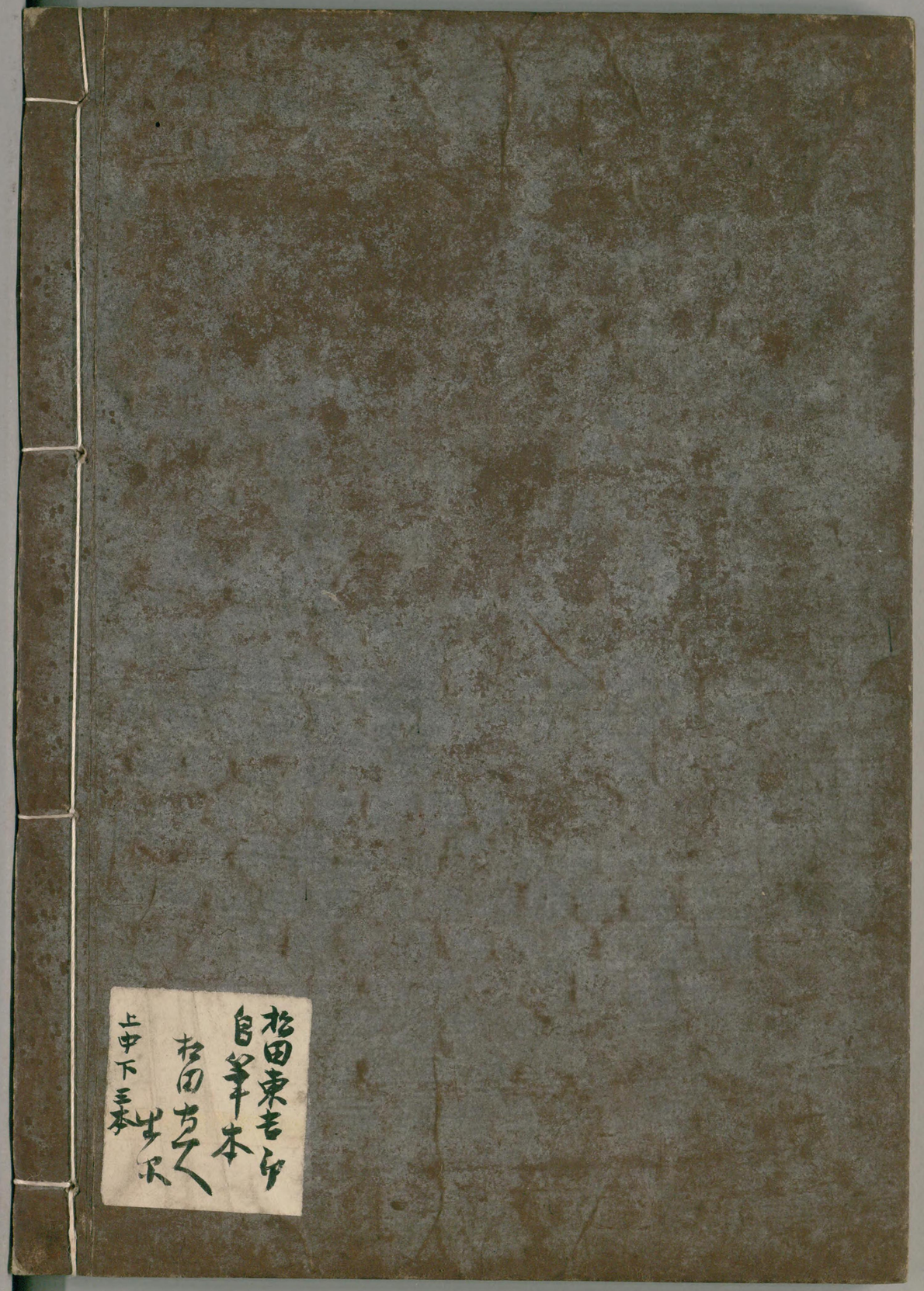

朱竹垞文抄

上

特1
3425

特1-3425

朱竹坨文抄序

君子之爲文期載道焉而已矣道既遍矣而文不至者未有之也至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為文也皆出乎不得已而生乎所以當然之理也故其大如天地其明如日月巍乎如泰山深淵如河海動天地感鬼神不明乎道而焉能如此哉及周衰邪説横行楊墨塞路孟子明周孔之道而防其邪説放其淫辞如焚荊棘露蓋萊而正道呈露仁義流通聖人之心赫然而明也及孟子没申韓之徒以刑名法術之学塗炭生民秦用其法而御其民焚經籍坑儒生其氣焔之盛可謂壯矣然不一再傳而子嬰就虜咸陽為灰漢承秦之弊風俗大壊於是除挾書之律求天下之遺書重以積月遂使經籍復明乎天下賈董匡劉馬班之徒依之而廣之莫異於秦之前時其故何也辟之諸日月在天流水在地雲霧蔽之土覆

ガラス使用

有時而雖不見然其理有不可已也于聖賢之文夫亦如此而已見竹坨之文其心澹然而平其言藹然而和雍容紆餘而不迫深者其意庶幾可合聖賢道德之遺意是竹坨之文所以傳諸後世而有光焉也歟竹坨固多善文余卧床之暇抄其文而編次以具于他日之觀云爾

歲在柔兆執徐月在大呂某日桃園主人松田和孝選江都淩雲亭中

朱竹坨文粹巻一

後学松田和孝評選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李子夏與武曾別舟行無叓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即方諸古人其於今之爲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〻以辭章爲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日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我遇以易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

ガラス使用

哩然以疑慄然以悔然後知進学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
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
徒品行自說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者哉魏
晉以降学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
黎氏异蘇氏相韓氏始倡聖聖之学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
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横絶一世蓋文章之
壊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学者舎之
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横之說故其文在諸家
中為最下南宋之文惟朱晦（元）以窮理盡性之学出之故其文在諸
家中最醇学者於此可以得其槩矣以武曾之才正不若博捜元和
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傒斯
戴氏表元陳氏旅呉氏師道黄氏溍呉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
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
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委
之性命之理律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学智是而文猶不工
有是理哉惟患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
不可言者然吾黨処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
棄其萌此君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為然邪否邪
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入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制以補區
〻之不及幸甚〻〻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

最不審別後進徳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奥否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謂庶幾朝宗、南亭王子一。二子之外比来宗師西方之人操翰管而爲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蘄已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所遺已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可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千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邪果有当於作者否也記曰時過然後学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賴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基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之内孔門四科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衛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内至眉山蘇氏乃萃於一門韜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分庭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内豈不盛哉其言之不作恃韜荒之助我也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〻以格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飢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当世之士所能冀及

者故輙陳其一二之得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
为之指誨也蓋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倀々乎墮於淵谷而
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
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
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为詩今所存三百五篇
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
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
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学者比之牆面学者
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为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为
緣情之作專以綺靡为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思而無恭儉好
礼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为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
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
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
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
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学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
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
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變異唐代而強效子美之憂愛吁嗟
乎武宗之时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
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为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
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爲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
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辞未終而意已盡四
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

未能工此為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為述祖德詩祇誦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遠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為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為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錄雜文三首塵念祖教其不及幸甚、、〻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中怨相失不禁怊〻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為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辯為北而謂思歷德輿甫數子為南乎僕竊為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辯之體既而大悔以為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之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歷德輿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為出唐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迹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為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為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為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恆岱之巔我未見

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何以異此僕之深望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務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為虛發將足下所請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望哉慺慺之誠忘其愚蒙而辭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也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也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為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為子薛降為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為侯或降為伯或降為子或復為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稱子于溫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傳七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于宋于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夷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公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猶舍国滅国被執雖曁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国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溫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許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

杞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爵子也以其用夷礼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說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未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于貿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戕之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国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支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如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亦降以為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垂戒之

亂臣強国知不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臣強国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羣儒之說猶紛〻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

ガラス使用

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残其号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制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賛喜致禬其礼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又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礼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爲尊者諱俾後之覧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

夫平王之崩隠公既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崩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賵之贈周之于魯其禮不爲不備矣礼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于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歳及春而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已猶不可忘况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歳之内朋友之于我無施不報况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礼爲已甚矣

周之制王若置不問與宗國不共吊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号令于上而莅于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乎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斉桓之責包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從

祭于魯膰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周雖貧豈以籍魯之金以褻大吏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群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兼之非礼于召伯譏其不及變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尚之來歸脤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礼致譏而反責備礼之非是信群儒之説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于言則然矣求車向為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国之所有時献于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為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献故即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没其文也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若者魯之文姜通乎斉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際于斉享于祝丘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当時国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国不疑荘公為齊侯之子将使主魯祀者莫信為周公之後国悪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従而辯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為著其変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斉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讙而親受之皆礼之始不為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荘公荘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

會齊侯于濼爲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爲魯君之子不待辯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于子同生書之噫易羋以黃易嬴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又沒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爲功世者大也

春秋論四

以春秋爲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克也衛之魚也虢之嚚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檮杌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咸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丘明爲之傳于是作春秋之志乃由豈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国之事爾周官邦国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粹而合于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紀輿地者一縣之志有焉一州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国寶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国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憲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

ガラス使用

康熙十七年以博学鴻儒徵御試高等翌年除翰林院検討充明史纂修官年五十有

天子斯則天子之古久矣乃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而主之凡此亦何須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為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温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為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説也豈于春秋者哉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彝尊來自田間学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慌ゝ惴ゝ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誤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閤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

歴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玄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

ガラス使用

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为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或合爲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为無統去之則没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　而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朵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頻煩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

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之陵後醜類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繆彝尊不敢麤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庳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戇愚闕門相見有晬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

ガラス使用

以虛受人矣竊尊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慇誨乃復破墨立伸紙載布腹心兼閣下垂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黃盅危於幰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別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録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歷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於録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学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閲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為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遺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爲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然後可尋於以采擇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袁桷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録正史而外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稿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史元纂修不過

ガラス使用

六七月告成具稾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昔干寶勒晉記先立凡例凡例旣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晉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為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益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旣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旣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旣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旣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無謂之甚者以宋濂王褘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轢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萠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為期至止同館諸君何遽呈稾先就館中所有藏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以區而年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尺立為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

成一編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暨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搶攘雜揉散舛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又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草率必改圖焉倣貞觀治平之遺法為後奇所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其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彝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書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為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喻月訃至逕〻王抵淮安敕令歸国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卻還豈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橚廢為庶人是冬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国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

ガラス使用

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麾諸虎雛其六軍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穽之中縛之一二猾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爲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为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寔遣之姜清祕史据南京錦衣衛百戸潘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考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即入京見吾親比爲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表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爲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劉孝陵謁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尋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为異而乃誣爲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爲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豫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为帝祝髮既扶帝出衆寶

ガラス使用

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啓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即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爲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吏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此則三家邨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四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九峰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自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爲最酷而造爲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衍王孟縕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棣端仲縉之子叔豊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執泰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榜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歷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監寧胤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没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覓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

ガラス使用

者乃為傳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illegible]中補鍋匠雪庵僧東湖樵
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据傳聞以書美而不可乃憑轉輸殿毘
嗟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
尚書嚴震直戸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東
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後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澤州簡
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為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
後使安南回眞遇建文帝慟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瑺撰
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
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為致身錄久而附益
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
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之非之不公然人物
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〻以黎丘之鬼眩
人觀聽以虛為實以僞亂眞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
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
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閽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
例初藁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
之淵源欲為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為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
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
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為兩言經術者
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為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乎
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為麤而性理為密朱子為正學而楊
陸為岐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

ガラス使用

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学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学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為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学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学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並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為道学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為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上山東巡撫張公書

彝尊聞之古者立学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是已孔頴達曰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処祭孔子蓋古之語道統者必兼周公孔子東漢永平二年命辟雍郡縣学並祀周公孔子唐武德二年亦詔國子学並立周公孔子廟至永徽中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逮顯慶二年依君臣議以周公配享武王專祀孔子宋真宗太中祥府元年謚孔子曰文宣王謚周公曰文憲王追崇之典並垂國史夫堯舜禹湯之道自周公傳文武之德周公成之詩書禮楽易自周公傳之制作之而纘述之有周公継往開来於前斯孔子集大成於後皆功在萬世者也孔子之裔自漢以後或為大夫或為君或為臣（侯）或為公其支子為五經博士或知仙源曲阜縣子代有顯爵獨周公子孫唐高祖雖博求其後究未爵以官祥府東封僅一表其門閭而已彝尊昔謁孔林望見周公有廟在曲阜縣治東北三里詢其子孫猶聚族而居蓋自伯禽少子魚封于東野有田一成因以為氏其譜牒有東野志世次可考伏謁廟下豐草不

ガラス使用

除檐椽悉撤惟垣牆尚蔽行路而已因言之巡撫劉公方將請立博士公即屬彝尊代為作奏將上聞劉薨矣又言前巡撫周公有徳曾請而不允劉公不為奪也會柯給事聳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之廡為部臣駁詰幕客以此阻公公乃不果彝尊至今有餘憾焉伏覩孔子弟子顏曾仲孟皆立五經博士下至宋儒二程子朱子亦皆有博士世襲而先聖周公反不得下同於有宋諸儒於義有未安者茲遇翠華東巡展崇先聖之日執事試以上請庶無不允俾東野氏之宗子授以五經博士世襲其爵以奉祀周公俾千載之下大書特書曰立周公後為五經博士自康熙二十三年始百王未行之典自執事請之聖上允而行之豈非不朽盛事哉然常愚之見竊慮復有阻執事者魯經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執事曩居言路知無不言天下之大勇無過執事故敢以是言惟留意焉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文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恒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耶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况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為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矣自翰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洴澼絖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者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狗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耶古之工於此者莫若

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特少則以当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身（緒）終未慊於心以为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而幹懐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为中論傳世尤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猶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塲而左右之於以（得）裂士封侯益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洴澼洸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歸鄉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修之入聊分銖兩为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為足下勉而已

朱竹垞文抄巻一終

朱竹坨文抄巻三

秦始皇論

後學 松田和孝 評選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为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黥太子之師傅而范雎为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为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荊軻以匕首劫始皇欲甚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为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万乘之尊为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残甘为衆悪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于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为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为快不曰嫚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滅秦亦以为傷心之怨隱忍未発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盡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嘗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为快哉

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为詩書不燔則百家有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忍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衆惡之为歸而不避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焚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言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学以駭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爲進食宜其有知己之感千金之報不为重也迨于楚为郎中投漢为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沒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为大將又設壇場具礼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也其知己之感雖殞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偽游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

ガラス使用

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呂后者包藏禍心以为信不死必不为所用由是文致其辞戮之鍾室吏遂附會其説謂其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衆寡莫測欲反則反耳何藉豨为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属不屑與之言者也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言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懐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叓信为高帝所殺則雖菹醢無憾其为是言者深憾为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報之賈生以懐行同狗彘而能抗節如（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揚雄論

以言取人偽之所從生也昔者太公誅任矞華仕于齊子産誅鄧析于鄭孔子誅少正卯于魯聖賢所以彰刑罰大權者豈好为已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偽学之足以欺世也揚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析衷聖人而純于道徳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于偽哉王莽将簒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濩泊自守若無栄利動其中其術蓋欲悦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乃为劇秦美新之文以献媚前之所为虐尊之紫卑尾器也後之所为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为郎莽之偽雄知之雄之偽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

为偽焉爾矣投閣之事已为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学及其既没門人弟子矜其迂濶腐爛之說巋然配食于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噫吾能必其豪不出于偽也邪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畧非長無應變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予予魏而以列国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呉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为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即帝位武擔蜀之群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为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

ガラス使用

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覬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当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細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当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壽予竊以為未得其平也

孔廟禮樂議

被孔子以王者之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秉鎮圭而坐門列戟二十有四褒崇之典古有行之者矣然稽于禮可乎曰不可孔子作春秋者也春秋之法僭忒者必誅人臣而被服等于王者僭也曰然則享用十二籩豆舞用八佾殆不可乎曰是亦不可周官大胥春入学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者也惟以天子親往視学則合舞以重之漢章帝元和中二年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唐開元中二京祭孔子牲太牢樂宮縣舞八佾明之初国学之祭籩豆用十府州縣学之祭籩豆用八夏寅曰十二籩豆惟太学可行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樂之隆殺由于主祭者不係乎所祭神祇之爵位崇卑也夫社祭土稷祭穀耕籍祭先農其神不必皆王者而天子祭之未嘗因神祇之大小而殺其禮樂祭先師也亦宜若是焉已記曰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是則府州縣学之祭孔子籩豆用八可也用六可也樂舞用軒架可也用判架

ガラス使用

可也至于太学則天子主之以天子之学行天子禮奏天子之樂享以十二簋邉舞以八佾何為而不可哉

經書取士議

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長新挹而不竭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学為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者漸多於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為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学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学論語孟子中庸内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舍五經而專治四子矣明代因之学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郷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畧而已至于習禮者恒刪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變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学于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学者之所深懼也疇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安（法）宜倣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学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

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澔集説要仍不廃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为書而廃註疏不采先典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当數諸書所本各還著書之人別更纂修可也

春秋權衡序

孔子之作春秋撥乱世反諸正其好悪一出於平而已非若後世史臣有所激於中借史以洩其忿也顧説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類其例苛致其文予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夫有所攘也蓋有尊也有所貶也蓋有褒也今欲尊周而勤著王室之非禮欲誅乱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下不越竟即責以弑君不嘗藥則罪以弑父是聖人悪悪也辞長而善善之辞反短比之申不害衛鞅韓非而有甚焉者矣我故於説春秋者義無多取見（及）得宋劉仲原父春秋權衡讀之凡三傳有害於義者旁引曲證必權其輕重而別其非是以待讀者之自悟可謂善学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不得遂紛綸同異者有之要其所至皆二百四十年之若胡安国之傳出言無不純理無不已然其文則孔子之文其意則類指南渡君臣得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近乃舍三傳而列之学官久之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学易者之僅知操錢而卜也嗚呼三傳胡氏孰贏孰縮經與傳之孰輕孰重安得起仲原父立而相其平準也與

有刻深之文庶乎孔子之旨[illegible]

焉

○五經翼序

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郷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

之則曰国老乞言合語戴諸惇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遅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毋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耋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学者老成人是師庶学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責夫博学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学不倦集漢以来諸儒五經序義分為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叓中餘杭嚴公鋟板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為序予惟經学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也宋儒傳註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叓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爲述也当萬歷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巻至黄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叓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秘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学未能發明五經之藴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学無媿於古之致仕者以為当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来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与予善其勤学下士相等叓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授經圖序

六經大義至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学者守為章程宜也不知絶續之際漢儒為難当日秦書既焚往聖遺言澌滅殆盡幸而去古未遠間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献老生所口述

然而健矣迄学者代興遐搜博考或一人集衆是或數人咸一經要其授受各有師承非若後人以意見爲争奪也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特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癈之寧過而立之旨哉斯言夾際鄭氏乃云秦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絶於是有指斥漢儒謂其同異紛紜为詆訶所自起豈知前型未墜盡信非也槩疑之亦非也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解之者惟其不背於經斯已爾而又何同焉夾漈之言過矣授經諸圖見於章氏者索明西亭宗正復加釐定并采諸儒言行列爲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纘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諸條犂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是之集黄徵君俞郃藏有善本龔圭吏蘅圃刊之白下世之師心黨同薄前賢爲不足法者庶幾知所返也然則漢儒洵有功於六經而爲功於漢儒者二子又將與西亭並傳也夫

合刻集韻類篇序

六藝其五曰書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声相益謂之字声成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六體形声獨多左右下上外内審其形而声從焉國史六書著録次于經典唐宋小学恒與太学並設分教弟子紹興中猶然淳熙以後更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爲小学徽國文公别撰書一編頒諸学官功名之士習四子書麤通一經足以應挙開口代尭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为諸生法式古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为文辞宜畧識字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

其亦不得已而言之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学講之已非易易已五方之民風土各異発于声不能無偏輕土多利重土多濁北人詆南為鴃舌南人詆北為荒傖北人不識盱眙南人不識盩厔此限于方隅者也楚騷之音殊風雅漢魏之音異于唐宋此易于時代者也書文既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于一斯声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聖天子文軌之盛包海内外野無遺賢終始典学香厨中簿之藏分校詞臣編纂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命編輯全唐詩歴五年所載首本廣益三百餘篇鋟諸棗木用呈乙覽復念詩之醇疵一本乎韻韻之乖合原于六書既鋟~~合~~玉篇廣韻又求集韻又兼類篇善本讎勘雕印以行学詩者得而誦習之既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無奪倫紐分畛域注相引證庶乎取諸

左右逢源矣夫

道傳録序

宋元以來言道学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学源于二程子先二程子言学者爲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接孟子是為道統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十子親受学于孔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自周子始飲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慊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挙業者以四書為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其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時矣然杜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温故知新之義不能無敝焉顧科挙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卒鳴鼓百面攻之

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師說流入于釋老往〻舍弟子不問盡歸其惡於師又不原其行己立朝濟世之大業必欲汚之以名佚宜特論之乎子華亭張恒北山予中表弟也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徵君鍾元遺書謁耿詹事逸菴于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君于闗內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錄若干卷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將絕特書七十子之名暨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錄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審夫同而斥其異所重者実不狥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見吾道之大公而迥異夫要譽於熱官者之所為矣北山近移家株屋儲書萬卷不汲〻于榮利蓋學焉而守者至於錄周子而極言太極圖說錄邵氏而不過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予故序之有罪我罪者不復辨也

感應篇集注序

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勤則一也釋氏有因果之說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福善禍淫之原易詩著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尚書傳若其自省之嚴涕唾不敢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為明神居焉懼或殛之庶或合乎君子慎獨之旨矣夫鬼神之為德莫備乎聖人之言自二氏之說興而言鬼者歸之釋氏言神者歸之老氏小人之為不善其畏人之心恒不勝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書詩諭之彼謂迂闊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說無不悚然其聽非真窮其義而樂其言無他信生于所畏也因其畏與信而導之則為力也易君子之於佛老惡其無用于世苟有

以善天下之權無庶乎儒者之旨則未嘗無取焉求其同歸于善焉已究乎劉先生宣人俾工刻感應篇集注以行先生儒者也其道德文章悉本聖人之訓獨勤勤斯篇示人夫亦謂老氏之徒其自修之功猶嚴且慎若是為君子儒者宜何如焉是則先生用意之微予遂不揆檮昧而序之也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并櫝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修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觀其大畧者也予子昆田亦能讀之梓楠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徹于戶外嘉字之魚銜蠹之鼠漫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又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

ガラス使用

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録録凡八巻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康熙三十八年涂月

竹垞老人序

葬經廣義序

堪輿風水之說儒者多辨其非解之者曰霜降而鐘鳴山崩而鐘應木華於春粟芽於室氣機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言而莫之廢也蓋孝子之葬其親非直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脉候土驗气以厚死者而安其魂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相其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將葬筮人執韇以告曰度茲幽宅兆基無後艱既井椁矣卜人其楚焞燋龜以告曰考降無有近悔夫其致慎如是迨其後周禮既廢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既不学專以采利動人變亂他人之是非以営己之利学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濂水漬從而遷之其悔焉者多矣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魂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葬焉而可以勿悔也記曰古之人何爲死其親乎夫魂魄既安矣迩者數十年遠者百年雖至累世之後其澤已斬其骨已枯而子孫之富貴利達者必推之祖宗兆域之舊此誠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之義也則其庸可廢乎葬經者相傳爲郭景純所作傳世既久葬師欲秘其術慮人之其曉也遂以僞竄眞故爲爻惑其文俾讀者難宣其指歸同星

ガラス使用

吴子周瑾有憂之由是集諸家之説旁證曲据為廣義三卷其説衹以避禍不計求福庶無戾乎儒者之言既成將謀鏤刻行之予因樂為之序夫以葬師之所欲秘者布諸通邑大都凡為人子可一覧而得其測量候驗之法兆基考祥始以無惑終以勿悔信夫言之不可廃世之居喪未葬者雖與喪禮並讀焉奚不可也

五代史記注序

歐陽子五代史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益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歸于要然司天職方二考之外举凡禮楽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畧焉勿書即通鑑所載者亦又闕之毋乃太簡也乎簡則必佚後人之注徐無黨寥寥數語於大義何補焉若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後頒諸学官学者不可廃也予年三十即有志注是書引同里鍾廣漢為助廣漢力任抄撮群書凡六載攷證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檢其巾箱遺稾不復有也予從雲中轉客汾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廃県残碑破冢必摩挲其文響拓之攷其與史同異又薛氏旧史雖佚其文多采入冊府元龜太平御覧諸書兼之十国分裂載大識小有人自分編暨成書可與劉裴鼎足通籍以後討論明史是編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太半為蠹魚穴鼠所齧無完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力付之永歎旃蒙作噩之歳過徐学使章仲花谿別業方有事其注此書盍取傳是樓遺書博稽之補

ガラス使用

宋遼金之闕文附三臣于死叓踰五年而書成夫以予排纂五十年未就者徐君五年成之固見洽聞無有劉義信才力之攸殊相去什佰千萬也今而後五代之文獻庶其可徵矣夫歲在屠維赤奮若月在則余壬寅朔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時年八十一

元史類編序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叓言為尚書叓為春秋春秋編年史之祖也自夏陽司馬氏易編年為紀傳扶風班氏繼之藏書著錄目以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學陳壽范曄沈約蕭子顯魏收暨歐陽修新五代史記出於人之手者也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蕭李德林子百藥李大師子延壽成於一家之学者也自唐之太宗詔廷臣一十七人以何法盛臧榮緒等一十八家晋史再加撰次稱制旨臨之既成題曰御撰自是國史遂成官書元之修宋遼金三史也集列局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職書之漫無體要理固然矣明修元史先後三十史官類皆宿儒才彦宜以宋濂王褘充總裁宜其述作高於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無他聲名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嗚呼稱良史者不其難哉元史類編者詹叓府少詹叓邵先生所論次也先生之高祖諱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叓署員外郎建言獲罪暇著弘簡錄一編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之於元未遑及也先生乃循其例續之去舊史之重複刪併博

ガラス使用

特1
3425

徵信於載籍以为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誥于帝紀采著作于儒林補以熊禾等十六人傳示於文苑分經学文学藝学三科悉加甄録至于忠臣義士廣、益良多惟十三志不存並分載于紀傳删者以補晦者以明凡四十有二卷先生是書足以傳之不朽矣要之國史成於官局者未若一家之専先生用高曽之規矩損益三十史官之辞傳以華采益信一家之学非官局所能逮也先生名遠平字呂璜別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改庶吉歷戸部郎出視江西学政升光禄寺少卿以制科改授侍讀進学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遷今官家居天子南巡御書蓬觀字以賜乃自号蓬觀子秀水朱彝尊序

朱竹垞文抄巻二終

松田東吉郎
自筆本
松田ちく
出版
上中下 三本

ガラス使用